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第三集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第三集

〔越南〕陈勇 编 著

叶灵 李翔 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GUƠNG CHIẾN ĐẤU
THANH NIÊN MIỀN NAM
(Tập III)

Nhà xuất bản Thanh niên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第三集) 书号 187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5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1}{2}$ 插页 1

1966年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105000册 (精) 1—2000册

定价(1) 0.16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封面画：张守义

统一书号：**10020·1879**

定 价：**0.16 元**

目 次

西原人民的心意	陈 勇 (1)
毒箭的故事	典 斤 (5)
回乡	Q. P. (9)
古凌游击小组的战功	(13)
插进敌人心臟	(18)
春庆自卫战斗小组	(22)
冷溪军民保卫解放区	光 峰 (26)
达威族姑娘	陈 勇 (29)
“编制外的女解放军”	光 峰 (35)
TR. 七姐	(41)
五号公路上的勇士	(43)
勇敢的战士张层	(50)
南方青年踊跃参军保家卫国	南 海 (58)
约定胜利归返的日子	德 永 (63)
月下相逢	南 洪 (71)
“武氏玉叶”解放青年分会	前 江 (76)

西原人民的心意

陈 勇

有一次，一个解放军干部到昆崙省第十四号公路附近地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他装扮成一个上族^①人。他在通往溪澗的山坡跟前找到一座高脚屋。他扶着楼梯上了楼，见到了房主人。房主人是一对上族年轻夫妇，男的名叫伊拖。他们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这位解放军干部，来此以前听县干部的介紹，已经知道伊拖是好人，所以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說，自己是来帮助上族同胞反对敌人抓兵抓伕、建立反对美吳集团的战斗村的。

一天，他们正在灶旁閑談，突然一排吳庭艳的伪保安队闖进了村子。这位解放军干部一时躲避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虽然已是上族人打扮，但牙沒有鋸短，还留着短发，皮肤又白皙。但是长期敌后斗争的经验使他立即鎮定下来，他坚信，只要依靠人民，就能突破敌人布置的任何罗网。这么一想，他向伊拖使了个眼色。伊拖会意，坦然地說：“干部同志，你尽管放心，为了革命，就是死我也不怕。”

伊拖为了使解放军干部放心，虽然嘴里这么說，心里却还没有一定的主意。敌人正冲着他家走来。难道敌人知道有干部到我家来了嗎？村里有人坏了心腸了嗎？是誰呢？这些問

① 越南少数民族的統称。

題一个接着一个在伊拖头脑里閃了出来。自己和妻子快象山鳥一样钻到山林里去吧，時間还来得及。山林里的麋鹿就不怕人。何況自己比麋鹿更熟悉山林呢。可是，干部同志不熟悉山林啊。这么一想，伊拖不慌不忙地迈进內屋，向妻子如此这般地叮囑了一番。

就在这时，伪保安队中士上了楼。他摘下黑眼鏡，用手杖勾着伊拖的脖子，問道：

“坐在那儿的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伊拖指着解放軍干部不慌不忙地說：“他是京族^①人。”解放軍干部心里一紧。伪中士一听說是“京族人”，急忙后退了几步，刷地一声拔出手枪，叫嚷道：

“他来这里干什么？你这个上族家伙胆敢窝藏越共啊！来人呐，給我把他們抓起来！”

两个伪兵应声爬上楼梯。伊拖赶忙用身子挡住干部，微笑着坦然回答說：

“不，‘国家’^②不知道啊！从前我爹常下山到平原去卖檳榔、木桂。这孩子父母早亡，我爹把他买回来做我的弟弟。現在他在远处种地，这次回来看我。”

伪中士还是大声問：

“是实話嗎？”

“我对‘国家’哪里能說假話。”

“他有老婆嗎？”

“那不是！他們两口子一起来看我的。”

伊拖神色自若地指着自己的妻子回答。伊拖嫂理会丈夫

① 越南人数最多的民族，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

② 吳庭艳集团把他們的政权称为“国家”，少数民族人民也就把他們的人員叫“国家”。

的意思，只羞澀地低下頭。直到這時，解放軍幹部才明白伊拖的妙計，他從內心深處感激伊拖，他也更加相信，上族人民對革命的忠心是任何力量動搖不了的。

偽中士轉過頭來盤問解放軍幹部：

“你這個京族人是什麼地方的？”

解放軍幹部不加思索地回答：

“我是廣義人。哪個村忘記了。我伯父从小便把我賣給我哥哥。”

突然，外邊下起了傾盆大雨，洪水滾滾地卷來。偽中士指揮偽軍分散到各家，他們強迫老百姓殺雞宰鵝。偽中士就住在伊拖家里，逼着給他做飯燒菜。飯菜擺好了。照上族習慣，夫妻無論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都要共在一個碗里吃飯。伊拖思忖着：“我不和妻子共在一個碗里吃飯，‘老天爺’是不會原諒我的，不是降災給我，就是降災給她。妻子才娶過門，她的年紀很輕，頭髮正黑，要是她有個三長兩短，自己怎麼活下去呢？刁鳥在高空飛翔，一只只能飛起來嗎？”可是當他看到偽中士狡猾疑惑的眼光時，他又想到了解放軍幹部，他想：“解放軍幹部到村里來，是為了幫助上族人保衛自己的豬、雞和土地呀。”這麼一想，儘管他心裡還是害怕“老天爺”奪走他親愛的妻子，他還是毫不遲疑地取出碗來，讓幹部和他的妻子共在一個碗里吃飯，他自己卻到一旁照料偽中士，分散敵人的注意。就這樣，這個留傳了幾千年的老風俗並沒有束縛住上族愛國青年保衛革命幹部的決心。甚至，當偽中士問到他的妻子時，他竟毫不遲疑地說：“我的妻子死了，父母也死了，我是個光棍漢。”

偽中士完全相信了他。

云散雨住，偽兵們也都吃完了飯，又敲詐勒索了一番，才

离开村子。

这时伊拖才长长出了口气，他轉身对干部說：

“你和我妻子共吃过一碗飯了，我罰你……今天下午吃一大鍋飯和肉。明天讓我們俩和乡亲们一起把村子围起来，不許那如狼似虎的伪中士再来破坏我們的村寨，我們也不再向敌人交粮、納稅，不再让敌人抓伏抓兵。”

几天后，这个解放軍干部和伊拖一起，发动全乡的老百姓，建成了战斗村。外围是一层厚厚的篱牆，布滿了尖桩，村子門口也布滿了尖桩，梯田里設下飞石，所有的羊腸小道、洞穴都埋下茅奥（一种十分坚硬的树，产于西原，木材可做尖桩。）桩板坑。上族游击队成立了。人人身挎弩弓，英姿颯爽。在祭“天”的仪式上，大家宣誓，誓和革命一条心，共同反对美国侵略强盜。会场庄严、肃穆，乡亲们崇敬地看着伊拖和解放軍干部，他們手执利刃，在龙堂^①的柱子上各砍了一刀。

从此以后，敌人再不能到这里橫行霸道、敲詐勒索了。

一九六三年四、五两个月里，这个村的游击队和本地区的其他游击队配合，粉碎了敌人从一个班到一个連的人数众寡不等的十次“扫蕩”，消灭了九十五名敌人，其中有五十五名是被埋下的尖桩刺死、扎伤的。

伊拖领导的游击队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并进而成为一支解放軍部队。他們狙击敌人的“扫蕩”，做了雄伟的西原山林广阔解放区的主人。伊拖現已成为昆嵩省的干部。

每当伊拖見到那个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解放軍干部时，两个人就要談起“弟弟、弟媳在远处种田回家探亲”的故事。有时当妻子也在跟前，伊拖便对她說：“如果我們夫妇不一心一意保卫干部，上族人怎么会有幸福的今天呢！”

^① 少数民族地区群众集会的地方。

毒箭的故事

典 斤

博愛山脚下，是宁順省达萊族同胞建立的著名游击区。一天，一对年輕游击隊員夫婦由良、艾娥，偶然檢到一件草綠色的帆布軍衣，這是敵人丛林部队的装备。衣服正中央插着一支箭，箭头上挂着一个紙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一行字：“請求游击队不要再放毒箭。”

两个人立即認出，这支箭正是那天敌人的直升飞机俯冲下来时他們射出去的，夫妻俩都高兴地笑了……他們眯縫起眼睛，透过叶隙，看見十几只“鉄鳥”，一只接着一只在重重迭迭的桐油林上空盘旋。两个游击隊員輕蔑地皺了皺眉头，罵道：

“哼，还飞，还‘扫蕩’，还打炮，还投擲燃燒彈，还洒化学毒剂，毀坏达萊人的村庄，游击队决不会饒过你們！”

由良、艾娥回想起那个雨后天晴的日子：他們把孩子托付給村里人，带着弩箭、干粮，背着挎包，到远方的密林里去找薯莨^①，准备拿回来染漁网。半路上，便听到隆隆的飞机声和猛烈的枪声，他們知道敌人就要大規模“扫蕩”了，两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焦急。他們轉身飞步穿过藤林，直往村里奔去。可是已經来不及了：子弹嗖嗖地射向山里，打在石头上，石头从山坡上嘩啦啦地滾落到深谷里……美国强盜飞机分散开来，投

① 一种植物的果实，可做染料。

擲燃燒彈焚燒桐油林。由良、艾娥的叫喊聲，在飛機的響聲和爆炸聲中淹沒了。

他們攀上一塊大石頭往村邊望去，只見第十一號公路上和T.L.軍用公路上，敵人象蛆蟲似的正在匆忙移動……几輛大卡車噴着濃煙，怪聲吼叫着往山坡上爬。由良和妻子商量說：

“艾娥，游擊隊大概已經帶領鄉親們和我們的孩子到秘密山洞里躲起來了。美國鬼子和他的走狗就在山腳下，他們的气焰好囂張啊，看來他們還沒有碰上我們達萊人的連環陣：天尖桩、地尖桩、地雷、飛石、鋸齒神弩、毒箭……我們在這兒等一會兒，現在不能回去……”

眼看着自己的桐油林熊熊地燃燒，由良覺得心里一陣難過。他們想到游擊隊有保卫自己家園的義務，于是便商量怎樣節省干糧、消滅敵人的計劃，并想法如何跟村里的游擊隊取得聯絡，配合行動……

由良系緊挂箭壺的腰帶，挑出几支普通的箭給艾娥放在挎包里。他心里只是後悔，悔不該离家時只帶了五支毒箭。

敵機猛烈地轰炸了一陣，準備空降了。這時陣地上分外寂靜。已是中午，不知從哪里飛來一片烏雲，遮住了太陽。傾盆大雨眼看就要來了……由良躲在石堆里，注意觀察從前面山腰上飛來的一片濃煙，還聽到從那兒傳來的唧唧呱呱的嚷叫聲……他們判斷出那里就是敵人駐扎的地方，便定好方向，偷偷地穿過叢林石壁，向前走去。有艾娥在身旁，由良雖然只有一張弩和五支毒箭，他還是感到很放心。

敵人一定要到這里來汲水，敵人一定要涉過這條寬約十米的溪流才能深入密林“掃蕩”。由良就埋伏在溪這邊。果然不出所料：兩名“別動隊”的士兵在山腰里停住腳，準備發動

新的进攻了。他們穿着草綠色的紧口褲，脚登战靴，戴一頂后面拖着紅綵旒的塑料軍帽，前边的一个敌人提了个飯盒，正要到溪边打水……

由良拉开弩，不眨眼地瞄准目标。艾娥躲在一块大石头底下，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那个敌人才抬起头，只听见“嗖”的一声，由良的神箭不偏不倚，正射中敌人的脸！飯盒扑通一声掉到地上，敌人“啊呀”叫了一声，便去拔箭。毒药随着血液流遍全身，这个别动队坏蛋打了一个趔趄，嗵嗵地叫不出声来。

后边的一个敌人大吃一惊，他走到同伴跟前，掏出手枪，两只贼眼骨碌骨碌乱轉。忽听见“嗖”的一声，由良的神箭又射出去了，第二名敌人也倒了下去。

只剩下三支毒箭了。由良、艾娥觉得隐身的地方地势很好，不願撤退。他們仍旧守在那里，准备杀伤更多的敌人。多杀死一个敌人，达萊族人民就少流一滴血，桐油林就少被焚毁一块。

敌军指挥官一发现这两个士兵突然死去，便惊慌地叫嚷起来，立即下令用炮火轰击。桐油林里立刻响起隆隆的炮声，敌人哪里知道，埋伏在溪流那边石壁里的只有由良夫妇两人呢。

艾娥的心突突地乱跳；由良轻声叫妻子鎮靜。一群敌人莽莽撞撞跑到两条溪流中間的三岔路上，拉起两个士兵的尸体来查看……

“看什么？那是达萊族游击队自己的武器嘛！”由良喃喃地说。由良猫起腰伏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接着他又向着溪流那边乱烘烘的敌人射出了最后三支箭……敌人发出惊恐的叫声，三个同命运的大肉柱颤抖着，扑通扑通地接连倒了下去！

就在这时，一架直升飞机出现了。敌机嗡嗡地绕过山腰，盲目地射了一阵火箭。因为这里地势狭窄，敌机无法降落收尸，就极力低飞下来，象一只想要停在树上的大鸟。由良贪婪地看着这架直升飞机，心里只是懊恼，要是有一支枪……他从艾娥挎包里取出一支普通的箭，张起弩，对准“铁鸟”的头，“嗖”的射出一箭，然后才躲藏起来！

聪明的由良转身跑上山坡，故意把石头扑通扑通踩落到溪里去迷惑敌人，然后带着艾娥钻进深山……宁顺密林广阔无边，达莱山险峻陡峭，尽管敌人暴跳如雷，也无法找到这一对胜利的游击队员夫妇的踪影。

两天以后，由良和艾娥回到博爱山脚下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越过村里的抗战围墙和尖桩路，到了这里，突然听到联络的暗号……由良用大蟒夜出觅食的声音回答了对方。

回到游击队，由良、艾娥才知道，当敌人“扫荡”开始的时候，游击队由义姐指挥，及时把乡亲们和粮食送到秘密山洞里躲过了敌人。接着几天，同志们紧盯着敌人，连续战斗，守卫住自己“不可侵犯”的村庄！在这个游击小组布防的范围内，同志们用一支长枪和两张弩，打死了八名凶恶的敌人……

同志们喜悦、激动得流出泪来，兴致勃勃地互相谈论着如何用陷阱、飞石、弩箭，消灭敌人的故事。由良想最后才把那个“战利品”军衣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想乡亲们一定会满意地大笑起来，一直笑到月亮落下去……

回 乡

Q. P.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和离开部队，沿着河岸向家乡走去。小河里映着一排茂密碧綠的椰树的倒影，河水緩緩地流着，一直注入翁督河。朝阳把它柔和的金光鋪在已回到人民手里的田野上。和离开这个横臥在暹邏湾、海浪朝朝暮暮輕拍着海岸的亲爱的农村已經四年了，——那里有肥沃的土地，有热爱祖国的人民，有象“金甌盐”那样深摯浓厚的感情。現在当他踏在这松軟、熟悉的土路上时，对过去許多美好事物的怀念，油然涌上心头。

和的家乡原来是在斐朱(南定)。一九五四年，当法国侵略者从北方撤走的时候，和一家人被那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派强迫移居到南方，那时他才十四岁。后来他和媽媽、弟弟、妹妹先后在三河、嘉俭、呼耐、浮庙等移民区流浪了好几年。十八岁的时候，他便被美吳集团抓进“青年圣业冲锋团”，被送到金甌去执行把乡亲们赶入迪伦“稠密区”^①的反动任务。每天，美国强盜和他的走狗逼着和跟他的伙伴去搜捕、拷打翁督河两岸的老百姓，强迫他們离乡背井到变相的集中营里去受折磨。面对着敌人的野蛮暴行，和慢慢认清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他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反对“扫蕩”的命令。迪伦

① 美吳集团統治下的变相集中营。

据点的恶棍四麻子拷打他，把他关在猪圈里。后来他从据点里逃出来，金甌人民和C村人民都热情地欢迎他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同胞們用各种合法的，甚至不合法的方法掩护他，保障他的安全。人民教他生产，給他土地、农具，还帮他成了家。他的妻子梅，象这里所有的妇女爱自己的丈夫一样地热爱他。两人結婚还不到一年，美吳分子便打听到他的消息，派人去逮捕他。幸亏他早得到消息，沒有落入敌人的魔掌。他藏在森林里，参加了抗敌斗争。从此以后，梅常常挺着大肚子，在敌人猫头鷹似的贼眼的监视下，越过敌人的据点，把粮食送給他和其他爱国志士。尽管有时敌人控制得很严密，尽管只能用白薯叶、野笋来做飯，但梅从沒有和森林里断过联系，她总是源源不断地接济着革命战士。

想到这里，和感到格外地疼爱梅了。突然有人問道：

“誰呀，是和叔嗎，先进来坐会儿！啊哟，四五年了，今天才見到你……”

和抬头招呼說：

“四嫂！”

一只狗奔过来，繞着他的腿直搖尾巴，舔他的褲脚，他退了几步。

“哦，別怕，我的狗很机灵，不咬自己人，专咬来‘扫蕩’的敌人。”

和进了屋，見一个装满谷子的粮囤差不多占了左边的一間屋，就問道：

“今年收成好嗎？”

“不瞞你說，解放以后，多亏解放陣綫把公湾的十五工^①

① 一工相当于十分之一公頃。

地分給我，今年收成好得很，打了七十四桶干谷子。”

“一家兩口人，哪能吃得完啊？”

“是呀，我們要把余糧全部支援前綫，讓戰士們吃得飽飽的，好打侵略者和賣國賊。好了，你快回去吧，免得梅嬌在家里等……啊，忘了，今天一早，她就和村里的游擊隊插尖樁、打直升飛機去了。嗯，就在我家吃午飯吧！”

接着四嫂把梅在家的情況告訴和：梅一面負責解放青年團的工作，一面教掃盲班識字。社會工作和家務事都做得很好。在配合解放軍消滅敵人的翁督河戰鬥中，梅表現得很勇敢，因而最近受到了表揚。那一天，敵人派六艘戰船在河上活動，到了公灣，解放軍開了火。頭一批炮彈，便把一艘敵船擊毀。其他的敵船立刻排成橫隊向我撲來。他們一邊向我方射擊，一邊派士兵游上岸來。當敵人象螞蟻似地爬上岸，還沒有站穩腳跟時，梅已迅速地把游擊隊調來堵擊他們。這次戰鬥結果所有的敵軍都被殲滅，其中有翁督郡偽郡長廉和偽公安局長李。戰鬥結束以後，梅被吸收進了人民革命黨。

兩個人談得正起勁，梅走進了院子。她一進門就大聲問道：

“四嫂，我家那位在你這兒嗎？”

四嫂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反問道：

“誰？”

“他嘛，剛請假回來，還有誰呢。”梅直截了當地回答，接着又喃喃地說：

“回來不回家，不知鑽到哪儿去了。”

和喊道：

“在這兒呢。”

四嫂跟和都大聲笑了起來，弄得梅的臉都紅了，四嫂一邊把和推到門外一邊說：

“快回去吧，再不回去人家就要哭了。”

四嫂回到屋里自言自語地說：“这人真是怪，跟敌人干起来那么勇敢，可对自己人，一有点委曲便会哭起来。”

和随着梅向家里走去。

一条弯曲的小道穿过綠油油的椰子园和香蕉园。偶尔还見到一些巨大的、比人还高的、带竹刺的障碍物橫在路中間。越往村里走，便有越多的精深精深的壕沟，越多的纵横交織、家家相連的战壕。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在說明这个战斗村的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